

人力車租
 改收銀幣
 租者：人力車
 由從今天起改
 收銀幣，即天
 改收銀幣一元
 租者：人力車
 由從今天起改
 收銀幣，即天
 改收銀幣一元

百億以上軍政款停付

金券泛濫
淹沒小民

茶價不垮

（方氏部肅生便
十接刻逸會困將
日編已周邀難來
）獨抵來請赴實
返案台合駐見施
日，面日，時
。菊井商南陳不
定與，務設致
明各部官主發

警部突擊逮捕
濫兵流氓迴避

他，位并國督軍，連許訊結，後流復是督大衛備人其，後果一凡，因多廣應呼生部，部告外，轉有自打元的元一隊訊一當說南均共拘將前連衣其名拾附前名，案由押押就天打物部松人悉。壬子有解明勝法服起出，退舉，自榮以兩兩在法訊放論，意役和，有詐拘個部兵。不流無嗣後，衛一，捕軍部第十營派端說，他生着下一，人旅訓多作的軍生送同說家通午名還押隨同人晚士餐館。他那當人四王兩校主人管，在兵到，及一位將追時兵權邊人東籍三而各督道軍二時，畏懼事同。保益來國備來人一人東。兵，保二安公按院司時時椅位料現都八昨八時突突全府，而在車場已是迫國昨八時突突全府，國運，人保押退投二廳檢禁被擄上逃。

三兩的陶聚成團
初以私囊，簡直是
情雨欲求滿樓一
情，況如個家庭都在焦
，就是如何肯得吃
萬部幣幣
元元最追
買管十這
餅支一時的銀
于零點金團飛
六餐點左刺券躍
春二右那在成
百千百

牌此七位五元實兌換
酒是神聖的出賣金銀中
在現銀中央狂的網羅人
真這把錢行的排成

時國突然當局在中山農
中宣佈、中午、至

剎那

。後行一，於是真自然
此面個列兩大兌△放真的，悶
狀也不位者分地一心心是兌熟
和更設子者，釐，兩換正好換，與
B况求繁者稱，點鎖進。川賈大與
比前得，兒不與元百九的家
比而太前諸兄乎學得大，開並
皆移案面弟亂又于很家，閉不
是動，叫謂插得就慢終且，在

人張貴長案政何州謂組，迫險
市，人
靜正任有提內北院：一審中，
從公從出禁閉報報於遠，本
提提後有港收路本會未決申
按公辦查經，令吳承訊。月有何訊
D報司。此糾則二批方有、四日儘今晨十
Y，并本事一激人金面分Y開來及上
Y故案，據物深圖。議閉席時。
消察察致對候衣裝四員某理席時。
究何得烈煩往，川浪生旋主，省
錄北決金計亂私私錄生旋主，省
系爾案論金戶派業係即該席機
公旋修條，融說來公今討明當權
司又場子發情神司鳥(吊續
及經內得得會，恭等在臨)尙舉
校一審決大會希鄂四省時動日許大
時議，讓方登望大參動日許大
何片員扣和如放公會中公閉多會
北右有庭下應行，司中案幕里，到
獨之人留下。被，提下決案大會
二爭手立有查利出定延因參
案結出人國府聲用臨將延因參
習結委員官表事情外時舉行四
爲果見，庶示清懷應動時員
撫國，追轉，這後在議行四
道無主究疑此比，廣議七分

甲銀一角二分，乙銀八分，以上單價，均係銀元，又吹風和擦油外，加五分。C

茶價不垮

【本報訊】央行拋售銀元牌價，為七個半，但本市仍舊茶館的茶價，每兩仍舊一元，省當局認為五元，省當局認為五元，故意提高價格，變

警局干涉

今
天
少
城
撞
傷
一
個

[illegible]

參會檢舉何北衡

議員們一場激辯

△主席除到一張子
舉何北衡食污的簽名，有
人指出是吳紹麟寫的。
侯少暗說：不署名的
麼？人得，不要再亂來
了。禍。

引起本報記者等銀行因業務問題，現在又
省長余成勳特赴該風波嚴重，在核以省府
計長蔣鈞廷派員查核，又以
財政部派員赴該省，王主席是否允准，
省議會亦派員前往調查，並請王主席
赴省，免了該項議案，有所陳述，歷
時約一小時許辭出。P

李生樞晉見王主席

天玉出鳥鈔自換即元，午旺身家四。價會（
 年，早沙銀獎遊行金取，並四結停合明。降，降
 四晨時元金過游祭銷重須時止共，除低，本
 號號六二一，一班間代同候時晚二川昨為最
 家一點六千給百。題兌香六兌間換十，日每九
 千十元。子銀貨，奪各時後換，號，指枚時四
 加價舖。八密者銀各格表前立晚備家亞定七開川
 上號，號十告即格代以，將即，負，西之債會省
 來同，枚或子限行社一免將即帳今，二決會
 狀上被來，檢沒收旺社流併入兌自即帳今永，定穩
 午打，S查現收緩發發之換日之普利家報：定
 被德懸人，外辦。至金銀起責通，行昨日金
 此丁榮員並入，兌券元兌。代匯昨今日融
 扭，富。境境一關行本款定三兌通外辦天緊
 到兩的國百，律於專以目各昨，，低銀急
 法個母分日凡習以銀及樣行日而中另五兌指
 院人親昨之題由報，所告旺代央群外千兌指
 告今也共二入央元過餘央於兌行等增萬換委

[illegible]

銀元牌價掛低

省預算計銀

起以銀
元計算
付而撥
金元
銀元
手
原已開
中預了
決大收
月左右
銀元左
右但這
還是一
概的預
算
延時間
十二次
即決定
地方救
濟補事

一三本報記者招待會，由省會計處主持專員楊駿伯出席報告

各機關辦公費自六月一日

裁減權重
動亂時向
要緊列助

元

這地方行政府，六週恐預於。要數金即項後，備，此以。加還外，在填機。級調大字，此算關。

「貴」太局時
「烘收」「墨」

參省會花絮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a small dark stain near the bottom center. The binding edge on the left is visible, showing the stitching or glue of the book's spine.

者智 數大談

紳士風度・琴譯・

到印度一個鄉村裏，有一天我注視到一尊像，我同那商人說：「我喜歡這像，你要好多錢？」他回答：「價要七十五盧幣，因為是你。」他回答：「價要七十五盧幣，因為是我。」我回答：「我出四十五盧幣，我把兩手高舉，『四十五盧幣，你使我愉快！』」然後他表示微怒，「不可能的，我寧願送你！」我拿像放入袋內，我並不同意！「你是非常和善，我謝謝你。這禮物，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心想我要送什麼物，這當然不。」這是四十五盧幣，你可用作好的工作，這錢，各人交換了物品，我們分手而別。

表示是妮影話

父讒功皆移菴，殺後祖居反中如
不，謀成艾也同中受父家封，兒
肯勉好人結結恩最同，羅漢
之而，遂爲乃建學期，中，母姊
資往得在，莫不之之對雷雷
，竊與中順遊故欺欺爲性愛南
追，學小爲再父，頗不齊獨
羅氏爲學最。欺打最愛齊獨
去讀故業精羅之架設戲，人舅
作，員時，並，不計：雷故雷
工無操，兼結而分使羅大對婚
以奈所羅年讀編勝羅在人羅雷
免男實因後女與負與學及審書
家

焉，皆爲，醉覆友旨成慨感卒
。羅遇有失不酒來心竟驚悲破
得羅往登科死。意好，傷取
此中花，高書去時人人羅，銷
則，會高由提可高題，頗具
款則，羅離去偶有所收受榮格
，則玩酒局，謀休能師刺友，羅
則將，此後雷險了則激友羅
如徐身必以金爲解勸，不受
入金不體來爲，非，以幸此
園遠治不，高一，其上上爲打
大給身運雷一日雷雷帝力擊
學經死又此死高久勿之入車仁

邊跑邊漲結果啊哈

在一個進。是也。騙着要丁再銀回奔，去高生昨元比不
地聲，去可，欺——了一錢老跑元米中丁買價準天，奉藏寶
下「一貫，佛事了。的老是坎一六——山老小虞儲大除，在
字，呵——剛丁已，跑，于銀的條條，公坎被上滑了當用竄
如的以，習哈個進老至全到「不元心街幾跑圖才給了市早：然錢
下數後，時「一大坎此身中八幾兩開，了，蹣距他買的油不
字，丁，門已，是錢汗全「子子痛有，條路大，我元定，算，油
可還有，偏老便全是，圖，不，起人丁街邊勢油的，錢，市鹽
用「偏坎體身死簡門「一隔他來說老，喀不鹽丁丁，湊丁價用鹽
萬萬萬，倒開見是，直口八：嘴，：坎道好油，老巧的老二
「兆億萬，句聽有勁也執，億：里最一稍見：，歪金坎對賣坎坪
「兆億萬，擠之人，非站五——便後七爲人——連條使門紙錢決超小
「爲爲爲，下出岸被擠不擠——，快三億幫們買個門到紙錢決超小
「爲爲爲，人，喊人進穩花，其速該五了在同跑都手九幣零賣市
「京兆億，羣「一潮去啊了「賣度捋了一說米步沒了儲儲。一商更
「，，，說十拾不，九還地，一：，有，六，的這個會
，，，坐了二了可但認億是說只！，一「貫直開拿的先是銀的邊

萬枚，而今天只要拋出幾十萬枚，就够將金券和本

我們眼紅嗎？非也，只希望政府不要限黑，別再發金券和本票了。

★

當金圓券和川幣兩省維持「友誼」關係的時候，祇是搶奪滇、黔、桂、粵之非良策，因為現鈔入境不大容易禁止得了；你不准他來，我軍用卡車會向你開火。

★

蔣公行庫有比金銀的，全是人民的血汗，由軍用卡車載來的『友誼』會全折毀了它的。★

★

閩錫山紙閣，深處入關的諸人中，堅辭者甚多，而且聽說有些還準備出國哩！中央既有誠意，又在逃員，將剩些甚麼下來呢？

晚上，跳繩的聲響，在夜間分外顯得清脆。我聽着這聲音，心裏似乎有一種莫名的興奮。我想起那天下午，我們在一起跳舞的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的感覺。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天，但那種感覺卻依然留在我的腦海中。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洗了臉，梳了頭，然後就匆匆忙忙地出門了。我來到學校，看到同學們都在校門口集合，準備去上課。我也跟着他們一起走進了教室。今天的老師是一個年輕的女老師，她姓張，是我們班的新班主任。她長得很漂亮，穿著一件紅色的衣服，看起來很有活力。她站在講台上，對我們說：

「各位同學，歡迎你們來到這個新的環境。希望你們在這裡能夠度過一個愉快的學習生活。」

說完，她就開始講課了。她的聲音清脆悅耳，讓我們都聽得很專心。下課後，我和幾個同學一起去食堂吃飯。食堂裡的人很多，空氣中飄著陣陣的菜香。我們找了一個空位坐下，開始吃起飯來。這時，一個同學突然對我說：

「你聽說沒有？那個新來的男老師，好像和我們班的一個女生有什麼關係。」

我聽了，心裡不禁有些好奇。那個男生是誰呢？又是什麼關係呢？我決定去問一下那個同學。他告訴我，那個男生叫李華，是我們的數學老師。而那個女生則是班上的班花，名叫王麗。他說，有人看到他們在操場上走得很近，而且還經常說話。

聽到這裡，我的心裡更加疑惑了。難道真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我決定去一探究竟。於是，我在放學後，悄悄地跟在了李華老師的身後。他走出校園，來到了一個偏僻的小路。我躲在樹叢後面，看著他慢慢地靠近了一棟房子。那棟房子看起來很普通，但周圍的環境卻顯得有些詭異。我屏住呼吸，等著他進去。果然，他在走了幾步之後，就推開了那扇門，走了進去。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猶豫了一下，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聽了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驚訝。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孩子，有些事情不是你該管的。」母親則是在一旁嘆了口氣，說道：「唉，年輕人就是好奇心重。」我聽了，心裡卻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多，就有必要弄清楚真相。於是，我決定利用週末的時間，再去一趟那個地方。我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週末，我再次来到了那條小路。這次，我帶了一些吃的喝的，準備在那裡待上一天一夜。我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因為還沒有看到任何動靜。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了一陣腳步聲。我嚇了一跳，趕緊躲得更深了一些。腳步聲越来越近，終於停在了那棟房子的門前。我聽到門鎖被轉動的聲音，接著就是一陣沉默。過了幾分鐘，門終於被打開了。一個身影走了出來，正是李華老師。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卻顯得有些堅定。他看了看四周，確認沒有人之後，才慢慢地走進了房子。我等了很久，也沒有看到他出來。我決定還是不要進去。畢竟，我只是個學生，好奇心太重也不是好事。我轉身離開了那裡，心裡卻充滿了疑問。</

[illegible][illegible]